

■对 话

为幼儿写作,是唤醒我们童年时代的感觉

——访作家金波、高洪波

□本报记者 教鹤然

近日,由接力出版社主办的“童心·初心·匠心——《幼儿文学创作与出版:‘男婴笔会’口述实录》新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该书由李学谦撰写,“男婴笔会”成员金波、高洪波、白冰、葛冰、刘丙钧及编者张晓楠口述,以口述实录的形式,回顾了“男婴笔会”与“中少大低幼”20余年的创作、编辑出版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他们在幼儿文学创作及出版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为中国幼儿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借鉴。本报记者活动现场采访了金波、高洪波两位作家,他们谈到了许多关于幼儿文学创作的“原”问题,为幼儿文学作家如何保持童心,强化童年体验提供了有益参照。——编者

“大婴儿”解决“小难题”

记 者:“男婴笔会”是一个独特的幼儿文学创作团体,笔耕20余年,发表幼儿文学作品近万篇,成就了中国幼儿文学史和少儿出版史上难以超越的一段佳话。能否请您谈一谈“男婴笔会”的缘起?

金 波:当时给幼儿写东西的人很少,男作家写得更少。我和高洪波、白冰、葛冰、刘丙钧几个人是主要给幼儿写作的年龄比较大的男作家,本身又很像“大婴儿”,所以才有“男婴”的戏称。这种写作现象比较新鲜一点。那时候,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有一个普遍特点,那就是“年龄特征”特别明显。一般来说,作家主要是为哪个年龄段的儿童写作的,在作家创作的初期就基本固定下来了,有的儿童文学作家可能一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却都没有为幼儿写过,当然现在这个现象已经被打破了。我们几个作家几乎都给幼儿写过,有的是从幼儿文学起步,有的是幼儿文学在创作品种中占的比重相当大,这是我们几个能成为一个写作群体的共同特点。

高洪波:那时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有两个适合小朋友的刊物,一个叫《婴儿画报》,一个叫《幼儿画报》。最早,葛冰办《婴儿画报》的时候,就开始办这笔会,主要面向3岁以下的婴儿写作。后来,张晓楠接管了《幼儿画报》之后,就把金波、葛冰、白冰、刘丙钧和我们几个召集在一起,主要面向3-6岁的幼儿写作。20年来,我们在小汤山九华山庄、虎峪园林山庄、稻香湖景酒店等北京近郊适合写作的地方开了无数次笔会,频繁的时候差不多每两个月一次,就这样把《幼儿画报》从10万册左右的销量一直推到了200多万册。

开玩笑地说,我觉得“男婴笔会”比较像早期画家团体“扬州八怪”的组合,扬州八怪其实是15位画家的组合,其中以8个为主。“男婴笔会”最初的体量是很庞大的,多达十几位作家,包括杨红樱、秦文君、周锐、张洪波、武玉桂等,但最后还是以我们5个常住北京的为主。

记 者:我觉得,“男婴笔会”可能更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带有同人性质的文学群体,依靠某一个文学刊物或报纸副刊集结创作团队,这种性质的儿童文学创作与某一个作家的单打独斗相比,有什么特殊性呢?

金 波:在笔会出现之前,我们几位还没成

为一个写作群体的时候,彼此就都很熟悉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这个熟悉不仅指的是我们都写过幼儿文学,还有个性、审美、趣味等都比较契合,所以这个写作班子的组成是很自然的。我们很有凝聚力,写作起来也非常自由,非常活泼。

高洪波:的确是,大家都是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彼此非常了解,一般大家提点批评意见,可能会伤害写作者的自尊,但我们5个人之间没有这个顾虑,大家都可以直言敢谏地提意见,没有文人相轻,而是彼此融合亲切。另外,参加人员的年龄结构也很重要,团队艺术创作追求比较一致,写作风格互有补充。比如金波、我、刘丙钧、白冰主要写儿童诗,葛冰主要写童话。每次笔会是由张晓楠带领的编辑团队将选题布置给我们,我戏称为“小难题”,一般经过2-3天,我们集中创作,先拿出初稿,然后互相诵读,可以表扬,可以否定,也可以调侃。就这样,一批批稿子推了出来,成为一代代小朋友们茁壮成长的精神食粮。

如何啃“命题作文”这块硬骨头?

记 者:每次笔会的写作都要先有一个“命题作文”,由编辑团队给定创作者选题方向,大家进行初步思考,然后组织笔会讨论创作成果,最终形成文本定稿。“命题作文”是现在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方觉得既重要又棘手的问题,能不能向当下的儿童文学作家传授一些“如何写好命题作文”的经验?

金 波:我觉得儿童文学创作的“命题作文”,特别是给婴幼儿写作的“命题作文”,并不意味着简单的“主题先行”或违背创作的规律。我们创作之初也是有“逆天”和“畏难”情绪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也对“命题作文”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实际上,规律是由人来创造的。提供给我们“男婴笔会”的“命题作文”,编辑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和案头工作。他们在幼儿园做了充分的社会调查,包括孩子需要什么,家长需要什么,幼儿园的教师需要什么,他们都做到了“心中有数”。这些命题的“题面”不是他们空想出来的,而是从社会中来的,从家庭中来的。

我们确定怎么写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怎么用社会调查来的成果,怎么用编辑团队给我们提供的相关资料。一开始写作的时候,确实有不少的问题,因为题目的选择完全是被动的,怎么下嘴啃这一块硬骨头呢?关键在于如何启发作家,让写作者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从孩子、家长和老师角度思考问题,再结合每个人不同的童年记忆,通过对身边孩子的观察,通过作家之间的切磋交流,有时候觉得没法下笔的选题,也能生长出鲜活的故事。在尊重每个人艺术风格的前提之下,我们也逐渐找到了创作的规律。仅举安全问题例子来说,很难从正面去要求孩子懂规矩、讲道理。但葛冰非常善于从负面的角度去写,如果孩子不注意安全问题,会造成什么后果。这样,故事的矛盾和张力一下子就出来了,有了矛盾,作品就好写了。后来,我们形成了一个创作的“规矩”,先找问题,发现问题,写起来就顺手了,故事本身还能很有趣。

另外,幼儿文学基本上是口头文学,是声音的艺术,必须注意句子要短,故事要有三段式的结构,符合孩子的认知规律。我们写儿歌之余,在非儿歌体裁的其他作品中也掺杂了很多的儿

歌片段,因为叙述的节奏、歌唱的节奏能够引发幼儿听觉的敏锐程度。“男婴笔会”的创作方法是大家坐在一起之后找到了写作的规律,把每个人擅长的东西发挥出来,互相取长补短,在编辑和作者的互相切磋当中,逐渐摸索出一条道路来。

高洪波:“命题作文”有时候就是戴着镣铐跳舞,编辑团队进行大量调研之后,把幼儿园学习、教育和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概括成各种各样值得写作的选题,比如以“不要把塑料袋套在脑袋上”“不要摸电门”等为题写个童话或写首童诗。这种方式贴近孩子生活,贴近幼儿教育的本质问题,实用性比较强。把实用性的问题融入艺术性的作家想象之后,就会变得比较有趣。因此,“命题作文”不一定全部都是速朽的,也可能会一代代地持续下去,永远会有3-6岁的孩子需要面对这些问题。从事这个工作的几个人,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是“命题作文”,我们还是尽可能地把艺术性、趣味性、儿童性注入到文字和作品里面,破解了一个个“小难题”。这些“命题作文”渗透和践行了我们的幼儿文学观,我们也成为了新时代以来的幼儿文学的具体实践者和参与者。

幼儿文学是儿童文学中的文学

记 者:目前,低幼文学在儿童文学创作的占比仍然不高,年轻作者面向低幼写作的还不是很多。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未来是不是应该继续鼓励更多儿童文学作家面向低幼儿童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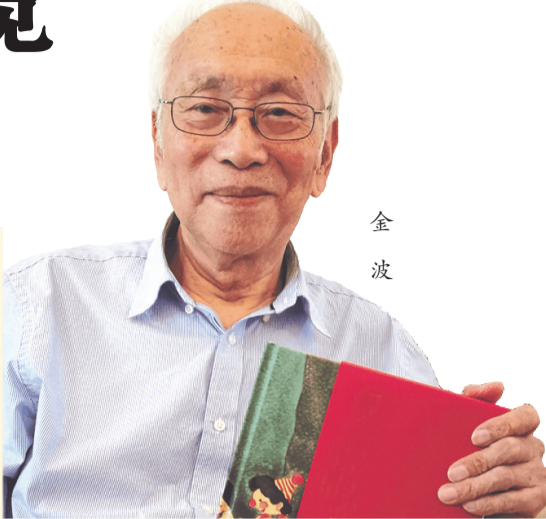
金 波:我觉得中国的儿童文学发展,从读者对象来说,是不够均衡的。在我看来,我创作的特点之一,就是给各个年龄段儿童写各种题材的作品。我认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是这样的,起码是在起步阶段要尝试一下为幼儿写作。现在,我们的分工往往太明确,比如一个作家只写少年文学,可能成绩很突出,但真正的文学发展内在联系非常紧密,一个作家不大可能只知道孩子在少年时代的心理,一个人的成长包括婴幼儿、青少年、中老年各个阶段,当我成了老人的时候,思考很多问题还会跟我的婴幼儿时代有关。儿童文学作家对于儿童成长不同阶段的心理要特别敏感。

从出版角度来看,童书出版在提倡儿童文学年龄特征均衡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相对来说,我们比较重视少年的文学,因为他们有独立阅读的能力了。但是作为一个孩子的文学修养、文学接受的特点来讲,幼儿文学在整个儿童文学当中非常重要。

我曾表达过,幼儿文学是儿童文学中的文学。从题材来讲,幼儿文学的题材是最丰富的,最符合人性成长的过程。这一时段孩童接触的问题是很多的,因此,幼儿文学写作时所用的技巧就是最多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文学的技



高洪波



金波

《幼儿文学创作与出版:“男婴笔会”口述实录》,李学谦撰写,“男婴笔会”口述,接力出版社,2025年1月

巧也和成人文学接轨了,但是真正属于儿童文学技巧的东西,在幼儿文学当中体现最多。比如说,拟人、拟声、拟物、夸张、幽默等,几乎成为幼儿文学必备的修辞手法,但在成人文学中就很少了。因此我觉得,每一个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都应该有幼儿文学创作的实践和经验。

我总爱举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例子,为什么他到了80多岁的时候,还说:我试着要给孩子写点东西,我死而无悔。我想他对此是深有体会的。列夫·托尔斯泰写的《说谎的孩子》,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改成了《狼来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但它在道德情感方面的影响非常大。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巨著的时候,也曾经试着给幼儿写作。幼儿文学在他的创作当中占的比重可能不大,但在他思想深处,对幼儿教育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才会说,幼儿文学是儿童文学中的文学,每一位儿童文学作家都要去尝试它,将来的创作重点可以不在幼儿文学上,但是没有幼儿文学的基础,没有对幼儿审美趣味的了解,没有对幼儿文学艺术创作技法的了解,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就是一个不完整的链条。

高洪波:我一直有个观点,那就是味蕾是有记忆的,精神味蕾格外有记忆。那么精神味蕾从什么时候培养?肯定要从“小不点”的时候培养,这些经典的、美好的、童趣十足的东西,会给他们的童年打下一种特别好的精神底色,孩子们就不至于再因为一点小挫折而受到重大打击。最近几年,黄春华、安武林、王一梅、萧袤、葛竞、李姗姗等作家都开始介入幼儿文学创作,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以前,我是很看不上给低幼儿童写作的,主要是因为大多三四百字一篇,我总怀揣着“大抱负”,觉得5000字以内的篇幅都是小文章。但后来发现,短小的文章其实很难写。给“小不点”写的是浅语的艺术,要给孩子在三四百字里面讲个小故事,其实非常考验作者的艺术功力和艺术构思的才华和想象力。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关注低幼类创作,关注低龄小朋友的心理成长和生活状态,不要像以前的我那样,起初很看不上,后来发现还很不好写。走过我这样弯路的儿童文学作家,估计有很多。

现在看来,要真正地为孩子写作,真正把自己的心和孩子们贴近,和小读者们想到一块,呼应他们的心声,关注他们的成长,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儿童文学作家必备的素质。我曾经采访过严文井,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刚30岁出

头,他说:“我是个60岁的男孩子”,我很诧异,没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后来,他的这种状态给了我很多的激励。我们现在已经远远超过60岁了,金波老师已经91岁了,我今年也74岁了,突然发现能成为一个60岁的男孩子,其实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们想回到年轻时刻,所以更希望年轻人能够多多关注低幼儿童文学。

记 者:有的人会认为,幼儿文学等于是比较低幼、比较清浅的文学,其评价体系也很难和文学理论建立密切的联系。请您谈谈幼儿文学的欣赏、评论与研究如何与创作同频?

金 波:幼儿文学的欣赏、阅读和评价,跟少年文学不太一样。哪怕是成年读者,当你读婴幼儿文学的时候,一定要和身边的孩子相结合。也就是说,幼儿文学的阅读与评价不能独立于幼儿而存在。成人读者不能以自己个人的体会为主,而要以孩子的体会为主。

当然,不借鉴孩子的体会,不去了解他们的感受,独立地去搞评论是完全可以的。但如果没有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切身了解孩子是怎样体会的,那这样的评论是不全面的。有时候,成人觉得一篇作品很一般,但孩子会特别喜欢。孩子会读一遍两遍,三遍四遍,甚至于倒背如流,还要缠着让大人给他读这一篇。这就是孩子的体会。所以,婴幼儿文学的研究和评论要以婴幼儿的生活为主,要以孩子们的反应为重点,缺少了这一环的评论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片面的。

记 者:这让我想起大学课堂时候学习李奥尼的绘本《小蓝和小黄》,讲的是小蓝和小黄是一对好朋友,融合在一起变成了小“绿”的故事。当时很多同学都觉得,这种常识如果也算“经典”的话,那我们人人都可以复制出很多这样的作品。

金 波:你说得很对,以颜色的组合为例,对成人来说,我们阅读这个绘本的感受就是觉得,这只不过就是一种色彩科学,是一种知识。但凡有一点美术基础的人都知道,但孩子可不是,孩子把颜色看得很复杂,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颜色,而是颜色和各种形象汇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抽象地说,蓝色就是蓝色。但孩子会说,蓝色是海洋,蓝色是晴空,蓝色是青花瓷,他们不能脱离具体形象去认识颜色。

这又回到我们上面谈的问题了,尽管婴幼儿没有理论的修养,但他们的反应是真实的。评论家必须要了解孩子,了解他们喜欢某一本书的原因,我们也许早已忘记了童年时代的很多记忆,要从孩子身上找回这些失去的记忆。可以说,“男婴笔会”从事婴幼儿文学创作20多年,就是在不断地唤醒我们童年时代的感觉。

数字与梦想的桥梁

——李毓佩的数学科普创作与教育情怀

□姚利芬

2025年2月7日,数学科普作家、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李毓佩教授因病永逝,享年86岁。自1979年首部《奇妙的曲线》问世以来,先生以其卓然才华,陆续出版数学科普著作逾百部,总字数接近千万,成就斐然。他引领孩子们攀跃知识高峰,俯瞰数学浩瀚星空。开辟了一片数学的乐土,使数与理之精髓悄然入心,启迪智慧,温润心灵。其作品屡获殊荣,荣膺国家图书奖一等奖、全国少年儿童科普图书一等奖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评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成为我国科普界名副其实的“数学童话大师”。

与李毓佩教授的数次交流与合作,始于2018年。当时,我担任《科普创作》期刊的执行编辑,并策划了“名家赏析”栏目,旨在对我国科普作家的创作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剖析。叶永烈、刘兴诗、金涛、张景中、谈祥柏以及李毓佩等均成为这一系列专题研究的重点对象。在此过程中,当时的副所长颜实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几乎每一次的采访与策划工作,他都亲力亲为,投入了大量心血。李毓佩曾是颇实的中学老师,这份师生情深亦为我们的合作增添了许多温暖与深度。经过多轮细致的商讨与策划,我们最终决定在李毓佩专题中,设计三篇文章,以多维度的视角呈现其学术贡献与创作成就。为了确保采访与拍摄工作的顺利进行,我的同事张志敏承担了采访的主要责任,孟凡刚负责现场的摄影工作,为专题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采访是在李毓佩先生的家中进行的,记得先生一头银发如霜雪般洁白,白色的眉毛与之相得益彰,举手投足间尽显岁月雕刻出的沉静和睿智,亦让人感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那次采访进展顺利,成果丰硕,最终形成了题为《给数学施趣味魔法——李毓佩数学科普创作专访》的稿件。此后,我有幸于2019年和2020年陆续参与了李毓佩作品的研讨会。在每一次的学术交流中,都深切感受到先生创作背后的思考深度与独特视角,亦从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启发与思考。

我认为,李毓佩先生的一生及其卓越成就,深刻诠释了“贵、才、力”三字的真谛。

首先是“贵”。李毓佩先生的创作深深植根于他对孩子们的责任与热爱。作为一名资深的数学教育者,他深知数学的抽象性和枯燥感往往让孩子们对这门学科产生畏惧,甚至远离。因此,他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不单单是对数学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饱含温情与关怀的艺术创作,旨在唤醒孩子们内心对数学的兴趣与热情。在先生看来,数学并非冰冷的公式与符号,而是一片蕴藏着无穷奇迹和趣味的宝藏,值得每一位孩子去探索与发掘。回望他的成长历程,李毓佩自幼家庭困顿,但他始终未曾放弃对数学的深厚热爱。这份热情与责任感,体现在他个人对学科的追求上,也体现在他作为下一代架设通往数学世界的桥梁上。如他在访谈中所言:“数学公式多、枯燥,很多女孩子不爱学,所以我就认为在创作中要把数学弄得热热闹闹的才行,男孩子女孩都喜欢。”正是这份深沉的责任感,驱动他不断探索创意的表达方式,将那些深奥晦涩的数学理论转化为孩子们能够轻松理解,并乐于接受的生动故事。

其次是“才”。李毓佩先生的创作,无疑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学素养与非凡的讲故事才能。凭借细腻的笔触与巧妙的构思,他将原本枯燥的数学知识化繁为简,转化为充满趣味与深度的故事,让孩子们在愉悦中汲取知识、感悟智慧。

李毓佩先生对科普创作具有独到见解,他认识到,科普作品的写作难度,往往超越了文学与哲学作品。科普创作没有固定格式,必须紧扣学科的特点,结合具体的知识进行构建,这对写作技巧与创作思维的要求尤为严格。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先生自幼对阅读的热爱与积累。从小涉猎广泛的数学文献和文学作品,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他所回忆:“小时候读书多,日后写作编多少个故事都不重样。”正是这份广博的阅读积淀,使得李毓佩先生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个性与风格,巧妙地将数学与文学艺术相结合,突破了传统数学科普作品的固有框架,呈现出独树一帜的创作特色。

在创作过程中,李毓佩先生尤其注重故事结构的精密构建与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每一篇作品,都充满了张力与层次感,细腻而富有动感。以《小数点大闹整数王国》为例,李毓佩通过赋予数字拟人化的特征,巧妙地构建了一个奇幻的“数字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数字们不仅有着情感与个性,还经历着种种矛盾与冲突。孩子们在故事中不仅能感受到数学规律的深邃与精妙,更能从中体验到无尽的趣味与智慧。另外,《X探长》则是一例李毓佩将数学推理与侦探故事巧妙结合的典范。在这篇作品中,“X”作为方程的未知数,被赋予了神秘而富有探索精神的侦探身份。解方程的过程,仿佛侦探破案,初始时未知的“坏蛋”就是那个不

明的“X”,随着故事的发展,孩子们伴随主人公一起进行推理和探寻,逐步揭示方程的解答。在这一创作中,李毓佩将复杂的数学推理过程与生活化的侦探情节完美融合,既生动有趣,又通俗易懂,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掌握了数学逻辑的基本框架。通过这种富有创意的叙事方式,数学的深奥概念被巧妙地转化为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冒险故事。更为重要的是,李毓佩在创作中还十分重视数学史的融入。他不拘泥于单纯的知识传递,通过将数学史的宝贵遗产引入到作品的情节之中。这些历史性的问题,为故事增添了丰富的情感层次,也为孩子们提供了思考与探究的空间,使得作品在娱乐性上具有吸引力,更在教育性上有着深刻的启发。

最后是力。李毓佩先生的创作之路可谓是一段充满坚持与奋斗的传奇。在他年轻的岁月里,教育环境极为艰难。然而,这并未阻挡他对数学的热爱与创作的热情。反而愈加坚定了将数学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创作初期,李毓佩的作品曾面临诸多质疑,甚至有人认他的科普作品不如传统学术研究那样“严谨”和“高深”。然而,这些声音并未动摇他创作的决心,反而促使他更加专注于将数学的魅力与智慧呈现给普通读者。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与打磨,他的作品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成为数学科普领域的璀璨明珠。2009年,李毓佩的代表作《李毓佩数学故事》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一殊荣不仅是对他多年来坚持创作的肯定,也是对他将数学与教育事业相结合、为社会贡献智慧的最高褒奖。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李毓佩先生的离世,让人深感到惋惜哀痛,他的智慧、情怀,必将在无数心灵深处,传承、延续,永不消逝,散发着恒久的光辉与温暖。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